

目錄

与一位寻求者的谈话

第一章 『主恢复的意义与历史』

第二章 『召会的路与主恢复的实行』

第三章 『圣经中的十个重点』

第四章 『召会、基督的丰富、以及二灵』

第一篇『主的恢复的意义与历史』

[回目錄](#) [下一篇](#)



恢复的意义

当我们说到主的恢复，我们需要了解，恢复是指一种改正，为要回到召会原初的情形。譬如，哥林多召会是保罗所建立的，然而过了也许不到十年，召会就变质了。根据林前十五章，哥林多召会中竟有人连复活都不相信。他们说，没有死人的复活。

(12。)因为墮落到了这个地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以改正他们的情形。这样的改正就是恢复。召会历史上的改教运动，其中有相当成分是主的恢复。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的改教是召会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事，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连得救的基本信仰都失去了，以致信徒都不懂因信称义的真理，以为得救是靠苦修。路德指出天主教所教导的靠苦修得救是异端，并指出圣经上说，人的得救不在乎行为，乃在乎信主耶稣，一信就得着称义。(罗三 22, 26。)这是一个很大的恢复。借着这个恢复、改革，带进了更正教。不过这个改革并不彻底，很多天主教的影响还遗留下来。

恢复带有改革的意思，也包含了复兴。在圣经中，凡神所作的，无论创造或新造，一作就达到高峰。神的创造是从无生有，而且是一次就达到完美。比如，人的五官没有办法改良得更好，但是人所发明的电脑，这个月才问世，下个月又更新了。人发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良，但是神所创造的是最完全的。此外，召会作为神的新造，在当初五旬节出现的时候也达到高峰。但召会一交在人手里，光景就下滑，因此就需要复兴、恢复。基督教一直以来的历史就是如此。召会的恢复是逐渐的，并不是立即恢复到百分之百像原初一样。在以斯拉记，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立根基的时候，老年人都哭了；因为他们见过从前的圣殿，眼前的圣殿不能和从前的相比；但是也有些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和哭号的声音。

(三 12~13。)看见新殿立定根基是很喜乐，但是想起初的殿，还是无法相比。

天主教、更正教与主的恢复

今天信仰基督的团体，大致上可分三大类，就是天主教、更正教、和恢复的召会。天主教又称大公教(Catholic Church)，『大公』含有一统天下的意思。这个一统天下的大公教，是以罗马教皇为最高权柄。当初主设立的召会，的确是一统天下，因为主自己是召会的元首。但在主后第六世纪，原初的召会已经走样，越来越乱，到最后产生出一个一统天下的教皇。

混乱的过程要从第二世纪说起。当时教父们的功劳，是读出圣经中三项重要的真理。第一项是三一神。圣经里没有三一神这个辞句，但是有三一神这个事实。第二项是基督的身位。到底基督是人还是神？该怎么说明？教父们讲得很详细。连约翰壹书都记载了这项真理的辩论。(二 22~23。)有人说，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的，基督是神而不是人；(参四 2；)又有的人说，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但祂不是神，只因为祂作得太好了，才变作人上人，完全人中的完全人。以中国话来说，第二种讲法就是人被封为神。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就是景教，也讲这个。教父们读出的第三项真理，就是神成为人的目的是叫人成为祂。这是当时一句普遍的格言。

为了这三项真理，教父们彼此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管辖全地中海的范围。在他统治之下的民族太多，彼此不能合一。其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基督徒，但是教父们彼此争执，相互攻击，争执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君士坦丁召开一次大会，亲自作主席。其实他当时根本还没有得救，但一声令下，各派人士都来了，他就监督他们彼此辩论。大会末了立了一个结论，就是奈西亚大会的信经（Nicene Creed）。今天的天主教和一些更正教团体都接受这些信条，礼拜中也要信徒背诵。因这个信条并不完全，有的人暗中也不接受，所以召会的情形仍然混乱，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到第六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教皇制度。

教皇（The Pope），原文意父亲，意指教皇是一统天下的父亲，因此这不是一个正当的名称。一个人怎么有资格作召会的父亲呢？天主教的说法是，教皇称为父亲，是代表性的，如同基督代表神一样。按着这个说法，先是基督代表神，基督死后，就由彼得来代表神；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接下来一代一代都有人继承。到了五百七十年，就产生教皇制度，有了一个教皇，一统天下所有的信徒。虽然说是一统，其实只是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范围内，不包括东方的正统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简称为东正教。西方的罗马天主教是以罗马教皇为首，东方的正统教则是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大主教为首，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东正教从来不服罗马教，但是二者曾经非常相近，只是后来罗马教承袭罗马文化，用的是拉丁文；东正教承袭的是希腊文明，用的是希腊文。在第九世纪，东正教传教士有负担把圣经、福音送到了俄国，还替俄国人造字，所以俄文字母里有希腊字母的成分。这就产生了俄国的正统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于是到了中世纪，就有三个教了，一个是罗马的天主教，一个是希腊的正统教，还有一个是俄国的正统教。

到了主后一千五百多年，路德马丁被主兴起。他指出这些自认正统的基督徒中间有个大异端，就是靠苦修得救。但根据圣经，人得救绝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信基督，得着基督为义，就是因信称义。很多人起来响应他，就引发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产生了更正教。更正教中的信义会就是跟随路德的人，所以也叫路德宗（Lutheran）。起初，路德并没有意思要脱离天主教，只是想改革，但是天主教对他的逼迫越来越厉害，甚至想要杀害他。到了这个时候，因为路德发动改革的所在地威腾堡是德国选侯的管辖范围，德国的选侯就出来护卫路德，并趁机挣脱天主教的管辖，结果就产生了德国自己的国教。路德因为受他的保护，只好拥护他；这是路德的弱点。宗教改革并没有带来完全的恢复，因为一面说，路德的改教没有改得彻底，另一面说，改教反而产生出一个德国国教。德国国教出现以后，丹麦国教、英国国教等都陆续产生，形成更正教里各国的国教。

国教兴起来之后约一百年，许多读圣经的人对国教的存在都不赞成，就各自立会，其中有浸信会和长老会。浸信会不是国教，而是根据浸礼立会，强调要把信的人浸到水里这个实行；而长老会是以长老治会的实行为依据而另行立会。除了长老会和浸信会外，还有循理会、美以美会等私立的会派。宗教改革恢复了某些重要的真理，但召会分裂的情形却越来越严重。

主后一千六百多年时，天主教和国教都逼迫私立的会派，逼得他们无法生活，四处逃难。十八世纪时，在德国南部有一个伯爵名叫新生铎夫（Zinzendorf），他接纳各地受逼迫的弟兄们到他的庄园里居住，于是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到他那里去。大家虽然住在一起却各有背景，聚会的时候还彼此相争。新生铎夫就根据圣经的话，说服他们一概放下自己的意见。之后，他们第一次聚集擘饼，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在和好之后，他们都得了复兴，史称为『摩尔维亚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这些弟兄们后来大部分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今天在俄亥俄州还有许多他们的后代。这一派在实行上恢复得很接近圣经，但在真理的恢复上还有些不彀。

又过了一个世纪多，主兴起英国的弟兄们（Plymouth Brethren）。他们又往前进步，所恢复的可以说达到了圣经的九成。达秘（J. N. Darby）于一八二九年第一次去参加弟兄们的聚会时，还是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后来他看见真理，就脱离了宗派。由于达秘的恩赐最高，对圣经的讲解最高明，就逐渐变作弟兄会中一位最重要的带领人，被公认为解经之王。潘汤弟兄（D. M. Panton）说，路德带领的改教还不及达秘带领的弟兄们来得高明。只不过在实行上，路德的改教有很强的宣传，现代报纸就是在改教时代发明的。路德所写的文字借此传布出去，成了欧洲最早的新闻。而弟兄们的恢复并没有大肆宣传，因此较不为人知。

达秘带领的弟兄们，在看见上更进步，几乎合于圣经。按倪柝声弟兄看，弟兄会就是启示录三章非拉铁非召会的应验。只是好景不常，在十九世纪末，他们就落下去了；后来更因着道理见解的不同，分裂成几百派，完全跌到谷底。倪弟兄认为，到了一九二〇年，神在西方无路可走，所以才到东方呼召了中国人。他亲自私下告诉我，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在主的行动上也是一块处女地。

主的恢复在中国的起头

主后一九〇〇年左右，在中国有义和团作乱，就是对更正教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一个剧烈反应，结果引进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帝逃到西安。联军一来，征服了拳匪，并要清朝赔偿十万万两大银。拳匪之乱期间，内地会传教士被杀死的多达二百多人。因内地会源于英国，英国人就迫切为中国祷告。到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在英国为此祷告的人就大大欢乐，相信是主听了他们的祷告，把满清政府推翻了。此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是个基督徒；这一来，就把反基督教的空气倒转过来。

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〇年这十年之间，神的确听了许多爱神之人的祷告，在校园里得着了一班青年人，不只有高中生，大学生更多，倪柝声弟兄和我自己也在内。我们都是用功读书的学生。第一，当然是为着自己的前途；第二，我们都爱国，想要救中国脱离列强的欺凌。那时孙中山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爱国思想宣传得很厉害。我曾看见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人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心里也非常赞成。

连在中国的西教士都承认，在这些青年人中，解经最高的是倪柝声。倪弟兄是个人才。他在一九二〇年得救，一九二三年就出版『复兴报』，一九二五年又出版『基督徒报』。他的出版叫西教士惊讶：一个中国青年人，才二十岁出头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的信息实在是征服人。一九二〇年在福州，倪弟兄和王载夫妇在王载家里有第一次擘饼聚会。王载是从烟台海军学校出来的，毕业以后，因为会讲英文，就作了海军军官。后来因爱了主，就放弃在海军里的前途；他可以说是全中国第一个撇下职业传福音的，因此在西教士中间渐渐出名。他有口才，和西教士联合起来作工，又抓住机会到美国，后来还得到美国基督教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王载在基督教里得着名声之后，就离开倪弟兄并自立门户。在此我们看见名声对人的破坏。

倪弟兄一家四代都是基督徒，他的祖父是牧师，因此他从小就看见基督教的光景。我的外曾祖父那边有一个很爱主的浸信会教友，是个生意人。他把我母亲带到浸信会女子学校去读书。我母亲非常爱浸信会，但是自己并没有得救。在拳匪作乱时，母亲也跟着逃难，后来在牧师家里作事。我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从小受基督教影响。我和倪弟兄对基督教都有透彻的认识；他在福州，我在烟台，彼此原不认识。后来他出了书，我才得知这个人。我们都不约而同觉得，西教士所带来的更正教不合乎圣经，更不要说天主教了，于是我们起来反对。

倪弟兄生于一九〇三年，十七岁时听余慈度传福音而得救。余慈度是中国当时最有力的传福音者。倪弟兄亲自作见证，他母亲是个老教友，是从上海最好的英文学校毕业的，个性强势，家里全由她作主。他父亲虽然是个官员，个性却完全不同，安安静静，一句抱怨也没有。他母亲整天管父亲，到一个地步，倪弟兄自己也起了反感，所以他们母子是不合的。结果余慈度来传福音，他的母亲得救了，就回家向丈夫、孩子一一认罪。倪弟兄深知他母亲的个性，就大受感动，想知道究竟是谁传福音，叫他的母亲悔改。他觉得非去听不可；第二天他去听，一听也得救了。

余慈度传福音满了能力，到一个地步，每次讲完之后，听众板凳前都是一滩滩的泪水。倪弟兄得救后，把自己奉献给主；他母亲就把他送到余慈度那里学习事奉。余慈度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曾学习西医。后来家人要送她去英国去读医科，她里头不愿意，想要出来传道。当船开到法国的马赛港时，她对船长表示不往前去，要回去传耶稣。船长还以为她的精神有问题，但无法拒绝她，就让她回去了。她回到家乡，就被父母赶出家门。她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人认识她，直到有西教士了解她的情形，给了她一点帮助，在上海市外马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她就开始传福音。

余慈度到杭州传福音时，汪佩真小姐得救了。汪佩真的父亲是安徽人，也是高官，曾经到日本留学，她的继母是日本人，人非常好。她得救以后，受主感动要一生离家出外为主传福音，但是家人不允许。她自己作见证说，『那一天，我决定非离家出去传福音不可，我的父亲、母亲无法阻止我，只好送到大门口。一个倚在门框这边，一个倚在门框那边，哭着说，「女儿！女儿！你不要父亲，不要母亲，只要你的耶稣了！」』她讲这段见证的时候，不只自己哭，听的人也无不落泪的。她出来传道时才二十五岁。她到烟台来传道，我那时十九岁，好奇一个中国女子来传福音，就去听，一听就被主抓住而得救了。以后，我成了倪弟兄的同工，汪佩真姐妹也成了我们中间的同工。我得汪姐妹的帮助最大，因为我是她带得救的。我们得救后，都非常爱圣经。倪弟兄爱圣经，爱到一个地步，曾有一段时间一年五十二周，每周都读一遍新约。他越读越发现，基督教的情形与圣经所写的相差甚远。圣经中那里有教皇、大主教、红衣主教这些组织？那里有浸信会、长老会、信义会？还有，圣经说，人得救后都是在身体里互相配搭作肢体，各尽其职来事奉，这个实际又在那里？

圣经中有许多真理，不只在天主教里看不到，连在更正教里也听不见，关乎得救的问题也讲不清楚。我和倪弟兄一出来，就到各个礼拜堂问人说，『你知道自己得救了么？』别人还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骄傲，还没有上天堂，就说自己得救了。当时在我们眼前的，是变质走样的基督教，我们却是愿意照着圣经所说的来聚会。倪弟兄在南方起了头，我一知道，就在北方响应。

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们两个人才来在一起。我请他到烟台来访问，这时我们就更有交通。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在我母亲家的大客厅里开始有聚会。倪弟兄读的书多，知识很广，他家里摆满了他所收集的书，以致人常说他是藏在书堆里的。他有三千多本基督教中重要的书。无论召会历史、名人传记和信息，他都滚瓜烂熟。一九三三年，我也出来全时间服事主，我就到他那里去。那时工作还不多，我们两个人常坐下来谈话，他把这些书一篇又一篇讲给我听，我们越讲越投机。若不是他带我进入主的恢复，我可能在北方也自己成立一个会。我在烟台有一个小聚会所；我相信我若去各公会带领查经，一定也受人欢迎。但是一和倪弟兄接触，我就被抓住了，并且看见今天神所要的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一个召会。这是主的恢复早期的历史。

第二篇 『召会的路与主恢复的实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蒙召事奉主与认识召会的路

人类有六千年的历史，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试问：人生就是像北方人说的『三个饱，一个倒』，一天吃饱三次，倒下来睡个觉而已么？人生若只是吃喝睡觉，生儿养女，有甚么意义？我们总要找出一条人生之路。

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很难自己定规。我是遇见主，决定作基督徒以后，才定了我人生的前途。我得救前，是个早熟的青年，常在家里和弟弟辩论国家的未来和世界的局势。我家虽然贫穷，但弟弟和我都是在美国人办的高等英文专科学校就读。我很有雄心，觉得自己出身贫穷，非用功不可。我的学校生活实际上只有五年，读完三年半小学之后，母亲就把我送到工厂作工，一个月只赚三、四块钱。尔后我又读了一年半的英文专科，毕业后全靠自修，这证明我实在喜欢读书。在我还不满二十岁时，有一天下午我听见汪佩真姐妹的一篇信息，讲埃及如何豫表世界，把以色列人霸占了。我就大大的被征服，定意非作基督徒不可。我走在马路上，说，『神阿！你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要了，我只要提着圣经包到乡下去，一处一处的传耶稣。我甘愿喝山水、吃树根，将自己奉献给你。』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遇到一个大问题：『我究竟该去那里聚会事奉？合主心意的召会在哪里？』倪柝声弟兄和我都不约而同在圣经里找答案。到末了，我们都同意三件事：第一，西教士带来了这本圣经，还翻成了中文，这是对的；第二，西教士照这本圣经传的福音，要人信耶稣是救主，这个我们接受；第三，除了圣经、福音和耶稣以外，其他不合乎圣经的，我们一概不要。

我们读圣经看见，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变质、走样了。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是得救的人简单来在一起，不该有任何公会的名称，也不该有牧师制度。我们开始照着圣经实行之后，许多真理的亮光越来越清楚。倪弟兄读过弟兄会的书，从其中得到莫大的帮助；他带领召会乃是照着圣经，也参考弟兄会的榜样，实行正确的聚会。弟兄会虽然在召会的真理上带进了恢复，但在实行上有几件我们不能接受的事。

例如他们说，即使一个真正得救、爱主的人，若不和弟兄会在一起，他们就不能接纳他擘饼。达秘主张：因为公会是圣经所定罪的，一个人若是在公会里，即使真的得救、爱主，还是『恶伙伴』

(evilcompanion)，不能与他接触。弟兄会的另一位带头人是慕勒 (George Müller)，他在信心和基督徒的行为上非常高超。慕勒问达秘：『弟兄，我们不能这样作。我有一个很亲近的朋友戴德生

(Hudson Taylor)，他非常爱主，若是他来我们中间，难道你不接纳他么？』(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是西教士中最属灵、最高超的，直到今天我还受他传记的帮助。)达秘回答说，『不错，虽然他是那么好，还是恶伙伴。』因为这个争议，弟兄会发生了头一次大分裂。大部分的人留下跟着达秘，一部分的人跟着慕勒，后者就称为公开弟兄会 (Open Brethren)。他们主张，不管是来自天主教或更正教，只要是得救的人，没有犯粗鄙的罪，他们都接纳。达秘反对这种作法，他带领的人就成为闭关弟兄会 (Closed Brethren)。

依我们看，公开弟兄会是不对，他们的原则太混乱了，结果分而又分；但闭关弟兄会又太严格，虽然自诩不是宗派，也变成一个宗派。到了一九三一年，闭关弟兄会有七个人写信给上海召会，想要来访问我们。当时我们不知实情，就接受了闭关弟兄会的交通。倪弟兄邀请他们来召开特会。我原先也要赴会，但传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日本占领了东北。因为战事马上要开始，我就没有去上海。他们七位弟兄要来以前，倪弟兄复信表明，我们接待他们作为在主里的弟兄，但不接受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任何组织。他们敷衍的说，他们绝不代表任何组织；事实上，他们是代表闭关弟兄会中的一派。结果他们的来访造成许多难处。

一九三二年，我请倪弟兄到烟台来，那时我们通信已经七年了，彼此一见如故。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又来访问；时隔不过一年，烟台召会就有八十多位聚会。我当时告诉他我得救蒙召的经过。他回去以后，弟兄会的人邀请他去欧洲访问，他在欧洲看见弟兄会闭关的情形实在太厉害。他从英国回程，船行到地中海时，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没有想到，这封信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专科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放下职业服事主，但是因为弟弟还差二年才毕业，我就必须继续工作。我弟弟毕业后进了海关工作；主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从八月一日到二十一日，有三周的时间，我在主面前挣扎。到了二十一日夜里十一点，我请几个带头的人为我祷告。祷告完了我很清楚，不能再这样下去。我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事也不能作，这事非解决不可，我就到主面前去。那天，我虽然眼睛没看见主，感觉就像看见主一样。主对我说，『你是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来三 12。）』我对主说，『现在召会的开支都是我和弟弟奉献，我有三个孩子，若离开职业，不但我不能奉献，别人还要顾到我。』主还是说同一句话：『你是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我无言跪在床前，眼泪就落下来。我想，生也罢，死也罢，我定规离开职业就是了。第二天早上，那些领头的弟兄们来告诉我说，『李弟兄，我们在祷告中都觉得你该离开职业。』但我的岳母不同意这件事，她说，『你这个职位能赚这么多钱，别人求都求不到，你每天下班后，晚上讲道，不是也已讲了一年么？何必把事业丢了？』八月二十二日，我决定放下职业。我告诉公司，耶稣要我为祂出去传道。经理不让我走，但我坚决请辞。隔天我从邮局收到头一封请我去讲道的信。该信来自长春，说到那里的传道还有长老将近二十位，都等候听我讲论。于是我向公司请假三周，准备回来再办理交接。我去长春的时候，公司寄给我一封信，表示愿意提高我的职位和待遇，请我留下。那时是九月底，我看了这封信也受试诱，心想：『到年底还有很大一笔奖金，到了一月再走不好么？我怎么这么傻？』我还是软弱。

等我回家一进门，问我弟弟有信没有，他把信扔给我。我站在院子里打开信，署名是倪柝声，日期是八月十七日，内容就是那一段印证我全时间的话。我一看，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主阿，这封信把我定住了。』就是这么奇妙，我辞职第二天，到邮局就收到头一封邀请我去讲道的信；我去讲的时候，公司来信挽留我，我就动了心；等回到家里，又接到倪弟兄的来信，坚固了我。至终我定规：『主阿，不管怎么说就是辞了，而且我非去上海见倪弟兄不可。』到了上海，我问倪弟兄为甚么在八月十七日写那封信。他说，『常受弟兄，我在船上休息的时候，为主在中国的行动祷告。主给我感觉，要写这封信给你。』我说，『倪弟兄，八月十七日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天。』之后，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倪弟兄觉得我应该搬家到上海来。于是我住到上海，与倪弟兄和其他弟兄们同工。这时，倪弟兄把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我才清楚主恢复的异象。我得了一个结论：要作人，就要作基督徒；要作基督徒，就要在主的恢复里；进到主的恢复里，就要作得胜者。

感谢主，从那天起，我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二六 19。）我穷困过，我的家人在抗战期间吃过喂猪的豆饼。日本人对付我，把我下在监里。若不是日本战事一败涂地，还不一定把我放了。在释放我之前，日本政府通知在华军队，对中国人要客气。他们通知我家人送干净衣服给我穿，又叫理发师来给我修发，还请餐馆送饺子来给我吃。我获释后过了一周，日本人又来请我帮忙调查共产党的人。那时我正好得了肺病，一经检查，发现已经是第三期。医生嘱咐我要躺在床上六个月不能动。躺到第二、三个月，我就夜夜失眠，全家人都跟着吃苦，因为不能有一点声音。其实那个病救了我。后来，熟知内情的弟兄们说，『现在你可以离开烟台了，因为日本人认为你已经废了，不会在乎你去那里。』我就逃到青岛，又养了一年的病，直到抗战胜利。

经过这么多的艰苦，仍然没有摇动我的心，我和倪弟兄还是同心走这条真理的路。反对我们的人越多，真理越显得明亮，因为这是神要祂的儿女走的路。圣经的启示很清楚：神有一个经纶，祂来成为肉体，成功救赎，为要得着许多信徒，构成一个召会。召会是祂的身体，可是因着人的堕落和异端的兴起，这个身体受到破坏，又变质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公教。路德改教之后，又产生许多国教以及私立的会派。神的经纶是要得着召会，但今天召会在那里？我们这些青年人看见了圣经里的启示，就单纯的照着圣经一步一步的来实行。

主恢复中的真理与实行

今天在主恢复的地方召会中，只要是圣经上没有的实行，我们都不要也不实行。我们不要教皇、主教、神父和修女这些圣品阶级；我们不要更正教各公会分裂的实行；我们也不要复活节和圣诞节那些源自异教的习俗。今天，多数基督徒所传的是肤浅的福音。他们承认耶稣是神，也承认耶稣是人，但若是问他们承不承认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们就反对。他们丢弃了灵的一面，强调因信称义，却又讲不完全。在圣经中，称义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面。客观一面来说，基督是我们的义，给我们穿上。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 6。）但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并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使我们得神称义。在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家所穿上好的袍子乃是表征基督。（22。）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穿上基督作袍子。就主观一面来说，基督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成为主观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使我们得胜。（启十九 8。）因此，客观的称义，指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给我们穿上；主观的称义，指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祂自己。

论到成圣，基督徒会说，成圣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但这只是客观的一面。主观的说，进到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就是神，神的性情就是圣，祂把神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变化我们，长期、逐渐的改变我们。这才是圣经中所说圣别的过程。论到重生，基督徒也许会引用一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种对重生的领会也不够准确。重生是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作了我们的生命。可以说，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我们原有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我们得着的另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因此，我们有权利作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从重生第一天起，神就给了我们新生命，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罗六 6，加二 20。）我们要天天经历十字架的治死，才能把里面神的生命活出来。

我担心许多基督徒分不清楚这两个生命。他们以为信主得救以后，多学圣经的道理，照着作就好了。但这只是修行第一个生命，不是重生。另有些人好讲哲学，教人作好，把不好的改一改而已，这形同提倡孔孟之道。但神救恩里的变化不是把旧人改一改，而是神的生命在人身上所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当我们凭第二个生命活着，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照着老旧的生命活，不过在名义上是基督的身体，实际上一点都不是。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仍旧凭第一个生命活着，只是把软弱的短处改一改，还是在大小事上都凭着第二个生命活着？若是只改良行为，就和儒家的伦常道德一样。我们得救后，要开始学习凭第二个生命活着；这第二个生命就是灵。这灵原是神的灵，耶稣借着这灵成孕在童女马利亚里面，出生成为在肉体里的人。耶稣过了三十三年半的人生，这灵也同着耶稣；之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祂的肉体虽被钉死，灵却在活动。主说，祂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祂这粒麦子的死，也就是祂的生。（约十二 24。）祂若不生，怎能结出许多子粒？这是多数基督徒所没有看见的：就是祂被钉十字架时，一面在死，另一面却在活。（彼前三 18。）在耶稣的复活里，这个灵就把耶稣人性的一面提高了，并且这个灵就变作生命的灵，（罗八 2，）也就是耶稣基督全备供应的灵。（腓一 19。）

我们所说关于神的灵如何经过过程，成为耶稣基督的灵，都是根据圣经。更正教中有一位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十分了解这项真理。他写过一篇关于复活得荣之基督的信息，说到从得荣的基督产生出一个灵；这个灵有人性，也有神性。耶稣基督的灵不只是带有神性的灵，也是带有耶稣基督人性的灵，这灵是在祂复活得荣耀之后才有的。（约七 39。）在我们里面有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这个灵里有神性也有人性，我们里面可以感觉到这灵。我们的说话、举止、行动都要根据这灵，这才是凭神圣的生命而活。

神的灵原先没有人性。乃是在复活里，神的灵把耶稣基督人性的成分提高了。耶稣基督复活，生为神的长子。在复活里，基督的人性生为神的儿子；同时，神圣的灵把我们和基督一起生出来，使我们蒙赎的那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全人，也不是在十字架上所废掉败坏、堕落的那一部分，而是神原先创造的那一部分）复活了，把我们生为神的众子。这就是我们的重生。今天神从千万人中拣选我们作基督徒，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基督徒的路怎么走，

会决定我们的将来。在走样、堕落的基督教里，作得胜者不容易。所以要作基督徒，就要走主恢复的路；要走主恢复的路，就得作得胜者。不然，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若不是得胜者，不但会失去赏赐，还要到千年国受管教，『补课』一千年。虽然到末了仍会成熟，可是已经晚了一千年。这不是件小事。这不是人的话，而是神的话。我愿意把圣经所讲的摆在众人跟前，但是许多人因为骄傲，也因为胆怯，而不肯接受。基督的身体要建造起来，就要有得胜者。在启示录七章里，得救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过来；（9；）但是到了十四章，得胜者才十四万四千人。（1。）有学者争论，这十四万四千到底是具体的数字，还是象征的数字？无论如何，得胜的之于得教的，恐怕不仅是百倍之差，总归是很少的部分。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得救的人中产生得胜者。

一面来说，人得救与否是神的事情；神豫定，救恩是由祂负责，我们都应当低头敬拜主。感谢神，若不是祂豫定我们，我们不能蒙恩得救。凭我们自己无法成为基督徒。另一面说，有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到底要走那一条路：得胜还是失败？启示录中题到许多得胜者，今天这些得胜者在那里？谁愿意作得胜者？我常常为神儿女的光景哀恸，因为很少看到人照着灵而行，选择作得胜者。今天大体基督徒的光景，离神的心意相当远。真正随从灵而行，照着灵活着的人在那里？这是我里面的负担。

第三篇 『圣经中的十个重点』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是神写的，是研究不透的。即使是神为我们创造的身体，历代许多医学专家到今天也还没有研究透，何况是记述神在宇宙间伟大作为的圣经？我们不能说已经把圣经研究透了，但是倪弟兄在圣经上花了三十几年的工夫，加上我个人花了六十多年，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经所讲论的事虽然众多，涵盖极广，但圣经有其中心路线，其重点归纳起来也许不超过十个。不过，这些基本重点有如宝石藏在土里，读圣经的人不太容易注意得到，往往都忽略了。

神的经纶

圣经的头五个重点，第一是神的经纶，第二是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第三是召会，第四是基督的身体，第五是地方召会。以弗所三章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8~10。）这些话清楚说到，保罗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我们，并告诉我们，神的经纶是要借着召会作一件事，就是使空中执政掌权的，得知神万般的智慧。从以弗所书来看，这些执政掌权的，就是撒但手下的首领。今天在灵界里不只有光明的天使，也有撒但和他手下背叛的天使。

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

因着撒但的背叛，神所创造原初的世界就受了破坏；创世记一章二节说，『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所以神来重新复造，并造出祂心中所爱的人。然而，撒但来引诱人，使人堕落，还进到人里面，成为人里头的罪，住在人的肉体里。于是神自己就来成为肉体。（约一 14。）中文和合本圣经将『成为肉体』翻作『道成肉身』，其实肉身原文乃是肉体。我们这个人，败坏之后有了罪，有了撒但，肉身才成了肉体；肉体是消极的辞。罗马八章三节说，『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这指明神成了肉体，是只有肉体外面的形状。基督里头没有罪，好像铜蛇一样，只有蛇形没有蛇毒。（约三 14。）神成了肉体，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二年半，而后祂带着肉体到十字架上受死。堕落之人的肉体里有撒但，撒但在肉体里乃是罪，撒但又是世界的王。所以主耶稣借着钉十字架，就解决了肉体、罪、撒但、世界这四件消极的事物。同时祂也把旧人钉死了，（罗六 6，）因此了结了旧造。并且祂还对付了人类堕落后发明的文化风俗，如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印度人用手拿饭吃等这些把人分开的文化。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主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至此，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七件大事：肉体、罪、撒但、世界、旧人、旧造和隔绝人的文化风俗，借此神就完成了救赎。

主完成救赎的工作以后，又在复活里把神圣的生命放到蒙救赎的人里面，使人复活得重生。主在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的死积极的一面，乃是把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产生许多子粒，也就是产生神的许多儿子，就是所有得重生的人。

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同时，照着彼前三章十九节所说，祂的灵下到幽暗坑中，对那些背叛的天使宣告神的得胜。之后祂就从死复活，生为神的长子，叫一切信祂的人成为神的众子。不仅如此，在这个复活里，祂成为包罗万有的灵，现在信徒身上的故事都在于这个包罗万有的灵。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话成肉体的主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经过人生，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祂原来仅仅是神的灵，现在成了赐生命的灵。基督教确实传扬主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为要拯救罪人，却忽略了我们所讲关于神圣经纶的真理，就如在基督的复活里，耶稣的人性被提高到神性里，使祂生为神的长子，同时成为赐生命的灵，给人来接受，以救赎、重生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叫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众子。

主的实际就是灵。当一个罪人祷告呼求祂的名字：『哦，主耶稣基督阿！』祂这灵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到人里头，使人得重生。这个重生有两面。从神那一面看，早在基督复活的时候，祂就使我们在地位上重生了；但从我们这一面看，是我们犯罪堕落时，人来对我们传福音，这个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借着所传的话，无形中进入我们里面作工，感动我们相信，使我们在实际上得了重生。人一信，祂就进入到人里面。人呼求的是基督，但是进入到人里头的是灵；这灵就是人所得的神圣生命，也就是第二个生命。祂在里头作人位，人就凭祂活着。得救以前，人凭着自己的魂活着，魂成了人真正的人位；但现在得救了，则是灵在人里面作生命和人位，使人能凭这灵活着。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里，大小事情都照着灵而行，自然需要把旧人除去；这就是背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太十六24。）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既信了主，就要把旧人留在十字架上，不让他下来。若我们在生活中都否认己，把旧人、旧造留在十字架上，这样，灵在我们里面大得机会发挥，三而一的神就从我们活出来。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可以说是圣经里的『金钢钻』。基督教一般所传肤浅的福音，有如钻石的盒子或外壳。他们只说到神爱世人，差遣祂的儿子来为罪人钉十字架；人只要悔改相信祂，罪就可以得赦免，之后要好好行事为人荣耀神，才有平安喜乐，死了就能上天堂。殊不知圣经并不是这样说。『上天堂』的说法其实是从佛教来的。路加十六章说得很清楚，人死后是到阴间；得救的人到阴间的乐园里，未得救的人到阴间受苦的部分里。有人称这受苦的部分为地狱，但地狱也是源自佛教的名词。

召会、基督的身体、以及众地方召会

按神的经纶，人得重生是为了要成为召会，但神的召会就像主耶稣一样，在地上是走一条被世界弃绝的路。正如林前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所说的：『弟兄们，你们看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尊高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视的，就是那些无有的，为要废掉那些有的，使一切属肉体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当主来到世界的时候，人把祂看作是一个微小的拿撒勒人。以赛亚五十二章十四节说，『祂的面貌比别人憔悴，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五十三章一至二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祂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乾地。祂无佳形威仪叫我们观看祂，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基督。申言者以赛亚叹息，他传扬神的膀臂没有人相信，因祂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乾地。表面看，祂的出身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寒门之家，以至于人看见祂的时候，没有佳形威仪令人羡慕。以赛亚又说，『祂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3。）这意思是，祂是忧患之子，是一生受苦的人。

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一生的开头是马槽，末了是十字架；这两个地方说明祂一生是受苦的。在世人的眼中，主耶稣并不是伟人，也没有作伟大的事，反而被人弃绝到极点，惟有神高举祂。我们的元首基督在地上时，过的生活是卑微的生活，走的道路是受人藐视的窄路。这两千年，真正认识主道路的人，都跟随祂走这条路。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同祂走这条道路。我们必须看见，圣经里真理的重点，第一，就是神的经纶。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就是讲神的经纶。说得浅一点，就是神的计画，神的打算。第二，神为要完成祂的经纶，祂竟然成了人，目的就是要把人作成神，在生命、性情、形象、构成上都和祂一样，为要得着一班神人。然而，他们在地位上和祂不一样，惟有祂有神的身位、神格。祂是神，惟有祂受人敬拜，祂的儿女没有这个地位。

第三，这一班神人不是单独、分散的，在祂看这些人是一个实体，就是召会。从外面来看，会就是人聚集在一起，但从内在的意义看，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四点。信徒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是在基督里的弟兄，里头的生命是一样的，就是祂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在路德改教以前，所有基督徒都敬畏神，都承认召会（当时是罗马天主教）只有一个，另外再立一会是得罪神的；但今天基督教乱到不可再乱，似乎谁都可以设堂立会。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只有一个召会，主只有一个身体。所有在基督里蒙召被圣别的，都是在这个召会里，没有其他的派别。为这缘故，我们愿意走主恢复的路，回到原初去。

第五，召会这个身体虽是宇宙的，但是构成的成分是地上的人。这些人在地上各处生活，散居世界各国之内；这一地一地的人就是地方召会。众地方召会分在各地，却不应该分裂。他们应该在一个身体的交通里，说一样的话，同心合意。提前一章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整本圣经中心的道，就是神的经纶，不是所谓的人生哲学。在林前一章，保罗责备召会中分门别类的事：『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么？』（12~13。）哥林多的信徒就是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召会不该有别的名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2。）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其他名称。有时被外人问得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们，我们是就地为名，在香港就是香港召会，在马尼拉就是马尼拉召会，没有宗没有派。也有人问：『难道只有你们主恢复里的人是召会么？』我们要说明，我们接纳所有得救的人，但他们有许多人是在天主教里，或在基督教各堂会里，他们并没有走召会的路。恢复到正确的立场过召会生活，就像以色列人从各邦国中归回耶路撒冷敬拜神。

全世界至少有一千五百万犹太人，但其中回到巴勒斯坦地的最多不过三百万人。纽约有很多犹太人，因为爱国而大量捐钱，但不愿意搬回去作国民，所以他们不算是以色列国民，只有这归回的三百万人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无论召会的光景如何，都不该分裂或分开。启示录二至三章所说的七个召会，有五个受主责备，有两个光景较好。但那五个受责备的召会还是召会，主没有叫其中的信徒离开，反而嘱咐他们要在其中作得胜者。所以每一封书信末了都说，『凡有耳的，就当听。』（二 7, 11, 17, 29, 三 6, 13, 22, 十三 9。）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个亮光，所以轻易的离开召会的路。

国度与新耶路撒冷

在召会时代之后是千年国时代，然后是永世，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指出的两个重点，就是第六项国度，和第七项新耶路撒冷。国度来临的时候，得胜者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马太二十五章说到主有三个仆人，一个领五他连得银子，一个领二他连得，一个领一他连得。那领五他连得和二他连得的都忠信作买卖，主来的时候就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1，23。）这是指进到基督的国度，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二十七节说，『到我来的时候。』在主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像这三位仆人那样来向主交账。忠信可靠的就得享受主人的快乐，进到国度里一同作王和神的祭司。不忠信的，就要被扔到外面黑暗里，就是国度之外。在国度里光明喜乐，和基督一同作王，在国度外既不快乐，反而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些人是得救的，只是没有成为得胜者。

在千年国度，失败者要受管教一千年。今天我们的工作和行为要谨慎，我们的结果若是木、草、禾秸，就会被烧毁，自己虽然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三12~15。）好像地上的作物被烧了，地还得存留。基督徒工作的结果若是金、银、宝石，就会得称赞，有分于千年国度的赏赐。而新耶路撒冷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得胜者的时期，就是少数的得胜者在千年国度时就在新耶路撒冷里；等到经过一千年，其他的失败者受过管教，成熟了，也全部都会进入新耶路撒冷。所以千年国度是一个重点，是我们所说圣经中真理的第六个重点。千年国之后是新耶路撒冷，这是第七个重点；今天知道新耶路撒冷真正意义的基督徒也不多。

在召会里并非个个都是得胜者。真得救的人多，得胜者并不是很多。在启示录七章里真得救的人多得数不过来，（9，）但在十四章，得胜者有一定的数字□十四万四千人。（1。）林前四章三至五节说，『至于我被你们察验，或被人审判的日子察验，对我都是极小的事，连我也不察验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察验我的乃是主。所以在那时以前，甚么都不要论断，直等主来，祂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保罗的态度。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敢称义自己；即使称义了也不算，因为判断的乃是主。『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时常恐惧战兢，深怕自己在审判台前不是得胜者。救恩和赏赐是两件事。得救完全凭信心，不在于行为；但是得赏赐是信心加上一种生活。我们要让基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惟有祂是我们的完全。在基督教里，很少人讲到信徒要与基督同死而让基督活出来。有一首诗歌是宣信（A. B. Simpson）写的：『我与基督已同钉死，十架已将我解释；我与基督已同复活，祂生我里，供应我。』（诗歌三六五首。）这里的『解释』是了结的意思。我们要过十字架的生活，和基督同死，圣灵就有机会在我们里面生活管理我们。

我每天最少有三、五次认罪祷告。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祷告说，『主阿，谢谢你，又一天，你能作我的生命，我的经历；我也能凭你活着。我实在愿意与你同生活，同行动。』还不到十二点，里头又有感觉，上午对妻子说话，与弟兄的交通，一半在灵里，一半在自己里，我就为此认罪。下午四点再祷告，还得认罪。没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不祷告认罪说，『主阿，赦免我这一天在你面前所有不随从灵的地方，所有不接受十字架的地方。』主在意的不是我们作得好或坏，而是我们得救以后，凭自己活还是让祂活？这首诗歌第三节说，『天然景物都有隐征：麦种死了子粒生；贱木接在珍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作好作坏，对或不对，都是善恶知识树的原则。

神曾警告人，不可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17。）神不要人吃这棵死树，而要人吃生命树，就是接受神。孔子、孟子虽然叫人作好，但仍属于善恶知识树。你行善作恶，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原则之下，吃的日子必定死。基督徒今天大多没有看见这个，所以我很关心，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我们是否作了正确的拣选，是否有分于神的经纶。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神的经纶；接着要认识神成为人，为使人成为神的真理，并要活在其中；第三，要看见召会；第四，要看见基督的身体。召会从外面来看是个会，是聚集，从里面来看是身体，因为召会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第五，必须认识地方召会，在各个地方上，召会只有一个。在伦敦只有一个，在安那翰只有一个，耶路撒冷曾有数万的信徒，也仍是一个召会。第六，就是千年国度，最后，是新耶路撒冷。以上是圣经里的七个重点。

基督、灵和生命

另外，我在此虽然无法细说，但我还要指出圣经中三个积极的重点：基督、灵和生命。这样加起来就是十个，这些是圣经中的重点，也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着重教导的。读经的人很容易读出创造，但是圣经的中心不是创造，而是神的经纶。神经纶的工作不重在创造，而重在神成肉体，使人成为神。祂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那灵，分赐生命，产生召会，就是祂的身体，并显在各地成为众地方召会。末了有国度的审判，标准就是得胜不得胜。审判不是根据十条诫命，而是根据是否和基督同死，是否活基督。审判的结果：得胜的作王，失败的受管教。国度以后就是新耶路撒冷。

第四篇 『召会、基督的丰富、以及二灵』

[上一篇](#) [回目錄](#)



神所要的是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马太十六章十五至十八节说，『祂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基督来成为人，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召会。祂在地上尽职三年半，首要的是带领使徒们认识祂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接着就向他们启示祂要建造召会。旧约没有召会这个辞，马太十六章这里是圣经第一次题到召会。门徒不仅要认识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要认识主要把召会建造在关于祂的启示上。

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说，『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好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祂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今天一般的基督徒都说，基督爱罪人，为罪人死，却没讲出基督舍己的目标：基督乃是爱召会，为召会舍己。

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在这里使徒保罗题醒作长老的人，要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用祂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句话原文的语气很亲密，说到召会是神所爱的，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的。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都把召会忽略了。

在提前一章三至四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我们要弃绝一切和神的经纶不同、无助于神经纶的言谈。神的经纶就是基督与召会。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召会是祂〔基督〕的身体。』但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也没有注意这一个。他们带领罪人信主得救，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人得救后，他们就带领人修行、改革，来荣耀神。这在神面前其实是可憎恶的。神没有意思要人凭自己的好行为来荣耀神。

新约圣经的教训是说，神给人的救恩，第一步是使人重生，第二步使人成为圣别，第三步是将人更新，第四步是将人变化，第五步是将人模成基督的形状，再一步就是将得救的人建造成基督的身体。这些乃是我深处的负担。人怎么能成圣？必须否认己，过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生活。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十六 24。）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主已经把我们和祂同钉十字架，今天我们不要叫十字架离开我们。主的灵就是祂自己，这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经历和祂一同钉死，并使神从我们活出来。不是要作出好行为，乃是要活出神来。当我们都在灵中调在一起，全球众召会就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

召会就是基督宇宙的身体，神所拣选的众百姓都在这身体里。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第一个在地方的召会成立了。召会的显出先是从耶路撒冷起头，所以使徒行传里有『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八 1。）接下来，召会就向外发展，到了十三章就产生了在安提阿的召会；（1；）安提阿也是地名。到了启示录一章，有七个地方召会：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一城一个召会。（11。）圣经结束在启示录。我们把圣经透彻查读过，就看见圣经中众地方召会与基督身体的这一幅图画。倪柝声弟兄所带领的聚会，完全是照着神的经纶，释放基督的丰富，供应人而产生众召会。召会是基督流血所买的，是神所亲爱的，是神的经纶所要得着的。召会能羞辱魔鬼，彰显神的智慧，争战打败仇敌。这一个召会今天是在各地各城，就是地方召会；借着召会，基督宇宙的身体要被建造起来。

关于召会实行的恢复，也是一场争战。英国的史百克（T. Austin-Sparks）是二十世纪在属灵上有杰出贡献的人。我们是好朋友。倪弟兄一九三八年去他那里访问了一年多之久，一九三九年九月才回来。他回上海召开特别聚会，专讲基督的身体。我们四、五个同工那时在胶济铁路沿线巡回作工。倪弟兄来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就都去了。到了上海，倪弟兄谈到，史百克弟兄是我们在属灵方面最能交通的，但是一讲到地方召会的实行方面，就没有办法。倪弟兄尽量保持那个交通。等到一九五五年，我和几位同工写信，代表台北、香港、菲律宾方面，联合请史百克弟兄来。他非常高兴的应邀而来，回去的时候还说，他一生也没有碰到像在台湾这么好的听众。于是他也回请我到英国去。

一九五七年我们又请他来住了一个月。有一些晚上没有聚会，我们台湾、香港、丹麦各地的带头人都聚在一起。有位弟兄就问说，『史弟兄，台北这里有五个聚会，都说自己不是公会，是纯纯正正的基督徒聚会。请问这五个那一个对？』史百克是豫备好的，他就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都是相对的对。谁基督的身量多，谁对得多；谁基督的身量少，谁对得少。』我是翻译的，这个答案吓到我了。我本来定意劝弟兄们不要题这个问题，因为一题非引起争论不可。但那天晚上，一位弟兄忽然题出来。我看没有人回答，再不发言就对不起台北的弟兄们。我就开口举例：『我们在英国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梅尔博士（F. B. Meyer）。他的书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脱离公会，我们能不能说那个公会也是对的？』史百克不答。我又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改教以后到今天，三百年来最属灵的人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和芬乃伦（Fenelon）、劳伦斯（Lawrence），还有肯培多马（Thomas à Kempis）这些人都很属灵，恐怕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还不一定多过他们的。然而，他们还在天主教里。盖恩夫人的自传还说她到马利亚的像跟前默默想。我们翻译盖恩夫人的传记时，考量不要让人模仿，就没有翻这一段。我们能不能说，她所在的地方就是对的？』于是大家都住了口，我也没有再多说。

召会的内容是基督自己，说基督要加多并没有错；但是召会的实行不是这一回事。后来史百克弟兄于一九五八年回请我。我去不是为别的，就是专门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我去了四周，到了他在苏格兰的静修处，有一周天天谈两三次。谈到末了，他知道我谈不通，我也知道他谈不通。我问他：『史弟兄，你我都有一分职事。人得着了你的帮助，认识基督的身体，若是问你：「我还留不留在公会里？」你总得给他个答案。』这个问题很难，他也答不来。他的女婿金弥尔（A. Kinnear）是个医生，把倪弟兄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访问欧洲时所释放的信息收集在一起，编成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内容讲的是基督作生命。这本书编得好，材料也好，所以全世界基督徒都接受。但是金弥尔不赞成召会的实行，并且宣称倪弟兄讲召会实行的信息都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前，一九四八年以后倪弟兄的看法改变了，也不再讲那样的信息了。我被逼得没办法，就出了一本『教会的路』，其中收录了几篇倪弟兄的信息，都是他一九四八年以后讲的。我把倪弟兄后期的信息编在里面，金弥尔就知道我是在答复他。我的确有把握我们所传讲关于召会实行的真理是合乎圣经的，倪弟兄对此的看法也从未改变。

我们年轻时看见了这些真理，和基督教一比，就发现基督教已经变质了，不再传讲纯正的基督，也不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例如，在南加州有个大教堂，会众相当多，但其中所传讲的不是基督，而是『正向思考』，教导人凡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早上起来要梦想自己是怎么伟大，怎么成功，就会带进好运。这个不是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完全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奉基督的名而不讲基督的道，就是属灵的淫乱。我不是主，不能审判人。罗马十四章十节说，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就开始注意西方的基督教，到今天有四十九年了。这些年间，西方基督教的许多出版物中，很难找到有属灵价值、深刻解释圣经的作品。一百年前不是这样。我得救的时候，弟兄会曾经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而且本本都有价值，但是今天有谁继续写这样的书？

基督的丰富

我头一次读到以弗所三章『基督那追溯不尽的丰富』，（8，）我就纳闷，从来没人告诉我基督的丰富究竟是甚么。我还不到三十岁就研究过许多圣经问题，但是关于基督的丰富，不论是在华文或是英文基督教界中，都找不到详确的阐明。当我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低下头来向主说，『主阿！赦免我，我信你、爱你，也凭你活着，但是你的丰富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主怜悯我，借着倪弟兄，使我看见祂的丰富。

以前倪弟兄和我常在一起谈话，谈得很投机。有一个下午我去找他，他坐在家里的摇椅上说，『常受弟兄阿，甚么叫作忍耐？』我知道从他口中出来的问题一定不简单，我也不敢随便答复。过了大概三分钟，我还是答不出来甚么是忍耐。后来我只好说，『忍耐就是有人难为我了，我就好好的忍受。』倪弟兄说，『不是！』他又说，『忍耐就是基督。』这就把我的窍点开了。原来我们的忍耐、谦卑和一切美德都该是基督。神使基督作我们的救赎，也作我们的义和圣。整本圣经就这样向我打开了。我从旧约找出二百多种关于基督的豫表，如帐幕、约柜、金灯台、陈设饼和香坛等；我也开始写关于基督之丰富的诗歌，其中有一首专讲基督是石头，（诗歌一五一首，）因为圣经中有多种石头都是豫表基督。

从此以后，我的信息讲不胜讲。我来美国第一次特会所讲的，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用的是申命记八章七至九节，说到美地如何豫表基督，其中的山、水、粮都是基督。美国的门向我们打开，就是借着那篇信息。那时有少数的美国人在场，他们听了以后，接连来了七天，还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一篇接一篇的讲基督的丰富。

这个亮光我到今天还没有讲完。基督有许多项所是。祂是神，是人，是基督，是救主，也是头，祂是一切一切。基督丰富的第一项就是神，除祂以外再没有神。我们最需要的财富就是神，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富有。圣经说，我们从前是外邦人，活在地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弗二11~12，）所以盼望也是从神而来的。此外，基督也是人。我们不会正确的作人，也不懂得人性和人生的意义。但是我们带着这个亮光再来读四福音书，基督人性的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就向我们启示出来。四卷福音书都说到基督的丰富，马太说祂是王，马可说祂是奴仆，路加说祂是人，约翰说祂是神，四卷福音书就是说到祂这四种身分。有人认为我胆大敢言，太骄傲；其实我只是里头有个负担，要释放基督的丰富。

我们不仅要看见这些，也要亲身经历。甚么是爱？真正的爱是基督。甚么是服从？真正的服从也是基督。以弗所五章说，不要醉酒，乃要在灵里被充满。（18.）当我们在灵里被充满，作妻子的就涌流出服从，（24，）作丈夫的就流露出爱。（25.）今天基督教也劝勉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服从丈夫，但是没有讲前文所说的关键，就是在灵里被充满。

六章说，儿女要孝敬父母，（2，）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4。）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讲法。有时孩子一做错，父亲就责备。不仅生气，还打孩子两下，这就是惹儿女的气。只有活在基督里，且从里面活出基督的人，能看到儿女做错而不生气，也不惹儿女的气。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基督里的人？人若能不惹儿女的气，就是活在基督里，这是我几十年来所学的功课。我读了『作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这句话才知道，人越爱儿女，越能包容、体谅，孩子就越成长。有时候父母越管儿女，儿女越硬。到底该怎么管孩子？只有把基督活出来。

我从前也很赞成中国理学家所教导的为人之道。但现在我没有甚么可说，只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的丰富追溯不尽。我们所活出的基督，叫我们作头等人，人上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基督构成。弟兄姐妹说，这些我们作不到。我说，不光你们作不到，我也作不到，只有基督作得到。基督教经过将近二千年，虽有庞大的发展，却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毁损了，有如尼希米回以色列重建圣城，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光景。（尼二13。）当时，以色列人在律法上，在祭司职分上，和对利未人的照顾上，都有许多缺漏。尼希米在那里修造城墙十几年，他的职事就是修补破口。今天，只有基督才能带给我们属灵方面的修补。

二灵与照着灵而行

我还要指出两个重点，就是必须认识神的灵和我们人的灵，并学习照着灵而行。谈到信徒属灵的生命，不能不认识这两个灵。第一个灵就是神的灵。创世记一章二节里就有神的灵，经过六十六卷圣经，到启示录末了成了那灵。（二二17。）神的灵就是神自己。主耶稣在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意思是指神的本质、本性就是灵。敬拜祂的人要用灵，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敬拜是灵的神，必须用我们的灵，灵灵相交才能交得通，才能敬拜。永远的三一神经过种种过程，就是成肉体，经人生，钉十字架，从死人中复活，而达到了终极的完成。经过这些过程以后，神的灵就成了终极完成的灵。起初，神就是神，等到基督成为肉体，经过人生，死而复活了，三一神就达到了终极完成，这个终极完成的神就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下，）也就是生命之灵。（罗八2。）这个生命的灵不简单，今天我们所相信、所接受的神就是这个生命的灵。

许多历史家、宗教家都说，犹太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的神，都是同一位。大部分的基督徒也说，犹太教的神就是基督教的神。认真说，这个讲法不彀准确。犹太教只接受旧约里的神，不承认耶稣是神成为肉体。换句话说，犹太教不相信神是三一神□父、子、灵。在新约，主耶稣是神成为肉体，由童女马利亚怀孕所生，人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你对犹太教的人说这个，他会认为你在亵渎神。因此，我们顶多只能说，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根源是一个。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相信神是三而一的神，经过种种过程而达到终极完成；这一点天主教和更正教都不讲。连我们中间有些同工从前也避而不讲。一九六三年，有位同工看见我写关于基督成为赐生命之灵的诗歌，就劝我不要讲这个。他说，『李弟兄，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的确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但是今天你讲这个，基督教的人不会接受，只会引起反对。』但我说，『弟兄，我实在没有办法，你若不叫我讲这个，我就没有甚么可讲。我确信神差遣我到美国来就是要讲这个。你可以不讲，但是既然你承认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是这样讲，就让我讲罢。』其实，倪弟兄写的诗歌也说，『曾有一次你就是父，现今的你就是圣灵。』（诗歌三六八首。）歌辞里的『你』就是指主耶稣。倪弟兄不只讲主是那灵，还写了几首诗专讲这事，（诗歌三六七至三七〇首，）也没有人批评异议。

一九三三年，我刚刚进入主的工作，住在上海。有一个主日下午，倪弟兄请一位内地会游行布道的弟兄来讲道。这位弟兄说，『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和圣灵是分开的，耶稣基督实在说来就是圣灵。』现场有几百人，倪弟兄坐在角落，我离他很近，清楚的听见他说，『阿们！』大家都很惊讶。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这个真理。散了会，倪弟兄对我讲，『常受弟兄，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弟兄讲得对，不要以为基督和圣灵是两位。』倪弟兄当时就给我打下了这个真理的基础。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好些大家公认的基督徒名人，也讲今天基督是那『是灵的基督』。今天这赐生命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三一神化身成为基督，基督就是三一神，所以在基督里有父，有子，也有灵。讲三一神是分开的，是神学上的『三神论』异端，该被定罪。基要神学一面定罪三神论，一面又不承认主就是那灵，可说自我矛盾。基督是三一神的化身，而圣经说，基督又成了灵。我问过那些反对的人：只有基督成了灵呢，还是整个三一神成了灵？他们回答说，『虽然圣经是这样说，但是…』，这一个『但是』就是反对圣经。

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的人要受的那灵说的。这里是说受『那灵』不是说受『圣灵』，也不是说受『神的灵』。我就挑战整个基督教正统神学，该怎么解释『那时还没有那灵』？你不能说那时还没有圣灵，因为在马太一章里，是圣灵使主耶稣成孕在童女腹中；神的灵更是在创世记一章就有。那么『还没有那灵』到底是甚么意思？

林前十五章专讲复活；在复活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45下。）今天这灵乃是基督，祂也就是三一神，住在我们里头。我们人也有灵，这灵就是我们最深的部分；神的灵使我们的灵得重生，之后就住在我们的灵里。今天我们无论作甚么事，都要问问这个灵，这就是天天照着灵而行。（罗八4.）。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两处经节足以证明，那灵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对照我们的经历，实在也是这样，谁也不能否认。反对的人不承认主成了赐生命的灵，结果他们在生活中就不看重这灵；他们只知道有灵，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却不在意灵。今天我的重点不是争执道理，而是说我们必须每时每刻活在灵里，这才是主所看重的。